

基蘇聯戲譯叢



櫻桃園

柴霍夫 著 芳信 譯

上海書店刊行

蘇聯戲劇譯集

田

佛

柳安

蘇聯戲劇譯集



人物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 女地主。

安嫗 她的女兒，十七歲。

瓦嫗 她的養女，二十二歲。

葛也夫·略尼德·安得烈維乞 她的哥哥。

洛帕興·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 商人。

特洛菲摩夫·比德·謝爾該邑維乞 大學生。

謝勉奧諾夫·辟希乞克 地主。

莎洛太·伊萬諾芙娜 家庭女教師。

葉辟霍多夫·謝浪·潘貼列邑維乞 管事的。

杜孀莎 女傭人。

費爾司 老僕，八十七歲。

耶莎 年青的僕人。

流浪人。

火車站站長。

郵政局職員。

客人們和僕人們，

事件發生於柳波芙·安得烈芙娜的領地。

第一幕

（一間至今還叫着嬰室的房間。有一道門通到安爾的寢室。天剛破曉，太陽快要出來。已是五月，櫻桃樹滿開着花，可是園裏很冷，有一層薄霜。房裏的窗子都關着。拿着一枝蠟燭的杜爾莎和拿着一本書的洛帕與一同登場。）

洛帕與 謝謝老天爺，火車總算到啦。什麼時候啦？

杜爾莎 快兩點了。（吹滅蠟燭）天已經亮了。

洛帕與 到底火車就誤了多久？至少有兩個鐘頭。（打呵欠，伸一個懶腰。）我這個人真有意思，鬧這麼一個大笑話！爲了上火車站去接他們，我才特爲到這兒來的，可是不知道怎麼一來，我就睡着了……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討厭……你應當叫醒我才是。

杜爾莎 我以爲你已經走了。（傾聽）呃，也許是他們來啦。

洛帕與（傾聽）不……他們先得取行李，還得忙這樣忙那樣……（稍停）柳波芙·安得烈芙娜

在外國就了五年，不知道她現在變成怎麼個樣兒了……她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麻麻糊糊

的，爽直的人。我記得我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兒的時候，我那去世了的爸爸——他一向在這邊村上開一家小舖子——一拳打在我的臉上，把我的鼻血也給打出來了……那天咱們倆是爲了什麼事兒上這兒院子裏來的，他喝醉了酒。柳波芙·安得烈芙娜，我記得就跟昨兒的事情似的，那時候她還年青着哪，人生得怪瘦的，她把我帶到洗臉架跟前，就在這間房裏，這間育嬰室裏。她說：「別哭啦，小鄉下人，到你婆媳婦兒的時候，你的傷口就準沒事兒」……（稍停）小鄉下人……我爸爸的確是一個鄉下人，可是這回兒，我卻穿着白坎肩兒，黃皮鞋……蛤蜊裏邊出珍珠，現在，我發了財，賺了很多的錢，可是，你要是仔細想一想的話，我不過是一個鄉下人罷了……（翻書頁）我剛才唸這本書來着，我可是什麼也不懂……唸唸就打起瞌睡來了。（稍停）

杜嬌莎 那些狗整晚都沒有睡覺，它們知道主人要回來啦。

洛帕與 杜嬌莎，幹嗎你這麼……

杜嬌莎 我的兩隻手發抖，我要昏過去了。

洛帕與 杜嬌莎，你太過嬌養慣了。你穿得跟一位小姐似的，頭髮也梳得怪好的。這是不成的。你得記住你的身份。

（葉辟霍多夫拿着一束花登場：他穿著一件短衣服，一雙擦得雪亮的長統靴，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當他進來的時候，他那束花掉在地上。）

葉辟霍多夫（拾起花束）這是園丁送來的；他說把它放到飯廳裏。把花交給杜鵑莎。）

洛帕興 給我帶一杯汽水來。

杜鵑莎 知道了。（退場）

葉辟霍多夫 這回兒下着霜，冷到三度，櫻桃樹倒全開花了。咱們的氣候是沒法兒恭維的。

（嘆息）沒法兒。咱們的氣候就沒有適當的時候。噯，葉摩拉伊·亞列克色·維乞，我要順便告訴您，前天我買了一雙長統靴，實在說，它們嘎吱嘎吱響得真不成話。應該搽什麼油才好？

洛帕興 走吧。討厭。

葉辟霍多夫 每天我都要碰到些倒霉的事兒。我可是叫冤；我過慣了，甚至我還好笑。

（杜鵑莎登場，把汽水遞給洛帕興。）

葉辟霍多夫 我還是走的好。（碰着一張椅子，把它撞倒。）喏……（顯然勝利似地）喏，你瞧！請

原諒我的失言，老碰到這種事情……簡直是了不起！（退場）

杜媚莎 我告訴你，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葉辟霍多夫對我求過婚了。

洛帕興 哦！

杜媚莎 我真不知道怎麼辦……他是一個溫存的人，不過他常常說些人家聽不懂的話。怪好的，怪動人的，只是教人不明白。我也有幾分喜歡他。他卻發瘋似地中意我。他是一個倒霉鬼，每天都得鬧點兒什麼事情。大家都捉弄他，叫他做二十二個倒霉。

洛帕興（傾聽着）噯，我想他們來了……

杜媚莎 來了！我怎麼啦……渾身都發冷。

洛帕興 真的來了。咱們出去接他們吧。她會認得我嗎？五年不見面了。

杜媚莎（激動）我要昏倒啦……哦，昏倒啦……

（聽得見兩部馬車抵家的聲音。洛帕興和杜媚莎匆忙地退場。舞台空着。隣室裏開始起了一片鬧聲。費爾司拄着他的手杖，急忙地跨過舞台，他到車站上接過了柳波芙·安得烈芙娜。他穿着一身舊式的制服，戴着一頂高帽子；他喃喃地對自己說着話，可是一個字也聽不清楚。後台的聲音逐漸高起來。有人這麼說：「噯，打這邊走吧……」柳波芙·安得烈芙娜，安嫻，和用鍊子牽着一頭小狗的莎洛太，都穿着旅行的服裝；瓦爾穿着大衣，戴着頭巾；葛也夫，辟希乞克，洛帕興，拿着包裹和傘的

杜翹莎，以及拿着各種零星行李的僕人們——大家全通過舞合。）

安嫻 打這邊走吧。媽媽，您記得這個房間嗎？

安得烈芙娜（快樂地，含淚地）育嬰室！

瓦嫻 多冷呀，我的手都凍僵了。（對柳波芙·安得烈芙娜）媽媽，您的房間，那間白色的和紫

色的，還是跟以前一個樣兒。

安得烈芙娜 育嬰室，我那可愛的，美麗的育嬰室……我小時候是住在這兒的……（哭）就是

現在，我還像一個小孩子似的……（親親她的哥哥，親親瓦嫻，然後再親親她的哥哥）瓦嫻還是

跟以前一個樣兒，就像一個尼姑似的。還有杜翹莎，我一看就認得……（親親杜翹莎）

葛也夫 火車就誤了兩個鐘頭。什麼話？這算得了守時刻嗎？

莎洛太（對辟希乞克）我的狗連胡桃也會吃。

辟希乞克（訝異地）真的嗎！

（除了安嫻和杜翹莎，他們全退場。）

杜翹莎 真把我們等壞了……（給安嫻脫掉大衣和帽子）

安嫻 我在路上有四晚沒有睡過覺……現在我冷極了。

杜媚莎 你是在四句齋動身的，那時候下雪，結冰，可是現在呢？我的寶貝兒！（笑着，親親她）我中意的，好小姑娘啊，你真把我等壞了……我現在要立刻告訴您，我一分鐘也不能再等了……

安媚 （無精打彩地）又是什麼……

杜媚莎 管家的葉辟霍多夫在復活節以後，對我求過婚哪。

安媚 你老是說這一句話……（整理頭髮）我的別針全掉了……（非常疲勞，幾乎站不住。）

杜媚莎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他愛我，非常愛我！

安媚 （眷戀地深望着她自己的房門）我的臥房，我的窗子，好像我不會離開過它們似的。我回家啦！明兒一早起來，我就要跑到花園裏去……哦，我只想好好兒睡一覺！我在一路上就沒有睡過，我又耽心又着急。

杜媚莎 前天比德·謝爾該維乞來了。

安媚 比德！

杜媚莎 他在澡堂子裏睡覺，他就住在那兒。他說他怕打攪我們。（看錶）我應該叫醒他的，可是瓦爾瓦娜不讓我叫。她說，「你別叫醒他。」

（瓦爾登場，腰帶上掛着一串鑰匙。）

瓦爾 杜媚莎，快燒咖啡去……媽媽要喝咖啡。

杜媚莎 這就去。（退場）

瓦爾 噯，謝謝老天爺，你們都回來了！你又回家了。（撫愛地）我的寶貝兒回來了！我的美人回來了！

安嫻 我吃了許多的苦。

瓦爾 這是想得到的。

安嫻 我是在復活節前一個禮拜動身的，那時候天氣很冷。莎洛太在路上一直說話，還變戲法。幹嗎你要叫莎洛太陪着我走？

瓦爾 我的小乖乖，你是不能單身出門的呀。年紀才十七歲！

安嫻 我們到巴黎的時候，那邊也是怪冷的，下着雪。我的法國話說得精透了，媽媽住在五樓，我進去看她的時候，那兒有法國人，有女人，還有一個拿着一本書的老牧師，滿屋子儘是煙味兒，怪難受的。我忽然覺得媽媽可憐，怪可憐兒的，我就抱住她的腦袋，抱得緊緊的，怎麼也不肯放手。後來媽媽一味痛我，哭着……

瓦孀（含淚地）別說了吧，別說了吧……

安孀 她把靠近芒東的別莊已經賣了，她什麼東西也沒有剩下來，什麼也沒有。我也連一個子兒沒有剩，好不容易才回來了。可是媽媽不知道！我們在火車上吃飯，她一味點那些最貴的菜，每一個堂倌開銷一塊錢小賬。莎洛太也這麼樣。耶莎自個兒也叫一份兒，簡直糟透了。媽媽用了一個聽差，叫着耶莎，咱們把他帶到這兒來了……

瓦孀 這個壞蛋我見過了。

安孀 喂，事情怎麼樣啦？利錢付了沒有？

瓦孀 那兒有錢付！

安孀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

瓦孀 到了八月，地產就要拍賣了……

安孀 我的天呀……

洛帕興（在門口張望，學小牛叫）哞，哞……（退場）

瓦孀（含淚地）喂，應當叫他吃一吃這個……（揮動拳頭）

安孀（抱住瓦孀，輕輕地）瓦孀，他對你求過婚嗎？（瓦孀搖搖頭）可是他愛你……幹嗎你們倆

不明白表示，還等着什麼呢？

瓦嫻 我想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的事情忙着，沒有工夫顧到我……他就不把我放在心上。反正由他去，我看見他就受不了……大家都說到我們的親事，大家都恭喜我們，可是實在就沒有這麼一回事兒。完全像一個夢……（用不同的語氣）你的胸針就跟一隻小蜜蜂似的。

安嫻（憂愁地）這是媽媽買給我的。（向她自己的房裏走去，用快樂的，孩子似的聲音說）我在巴黎還坐過輕氣球呢！

瓦嫻 我的寶貝兒回來了！我的美人回來了！

（杜爾莎已經帶着咖啡壺回來了，正在煮咖啡。）

瓦嫻（站在門口）我的寶貝兒，我整天東奔西走地忙着家務，而且我還得空想想。要是能夠把你嫁給一個財主的話，那我就可以安心了；我可以去修行了，然後到基輔，到莫斯科，走遍所有的尼庵……走了又走。多享清福！……

安嫻 鳥兒在花園裏叫着呢。現在幾點鐘了？

瓦嫻 一定兩點多了。寶貝兒，你得睡覺了。（走進安嫻的臥房）多享清福！

(耶莎拿清圍巾和旅行的提籠登場)

耶莎 (跨過舞台，慇懃地) 我可以打這邊走嗎？

杜孀莎 哦，耶莎，我完全不認得你了。你在国外簡直變了。

耶莎 唔……您是誰？

杜孀莎 你出門兒的時候，我只有這麼點兒高……(從地板上表示她的高度) 我是杜孀莎，費多拉·柯梭耶多瓦的女兒。你不記得嗎？

耶莎 唔……你這小黃瓜！(週圍一望，擁抱她；她急叫起來，而且把碟子掉下。耶莎趕緊退場)

瓦孀 (在門邊，用不滿的口氣) 又怎麼啦？

杜孀莎 (含淚地) 碟子給砸碎了……

瓦孀 這是一個好兆頭。

安孀 (從自己的房裏出來) 我們得要告訴孀孀說：比德在這兒……

瓦孀 我叮囑他們不要叫醒他。

安孀 (沉思地) 六年以前爸爸死了，一個月以後，小弟弟格里沙又在河裏淹死了，一個這麼可愛的七歲的孩子。孀孀受不住這個打擊；她便走了，頭也不回地走了……(發抖) 我是

多麼了解媽媽啊。要她知道才好！（稍停）比德·特洛菲摩夫是格里沙的教師，他也許會使媽媽想起……

（費爾司登場：他穿著短上衣和白坎肩兒。）

費爾司（走近咖啡壺，焦急地）太太要到這兒來喝……（戴上白手套）咖啡預備好了沒有？（對杜爾莎嚴厲地）咄！奶油呢？

杜爾莎 哎喲，我的天呀！（匆忙地退場）

費爾司（在咖啡壺傍邊忙著）嘿，這個廢物……（喃喃地自言自語）他們打巴黎回來了……老爺以前也到過巴黎……坐馬車去的……（笑）

瓦孀 費爾司，你在說什麼呀？

費爾司 對不起！（快樂地）太太回來了！到底給等着了！現在就是叫我死也情願……（快活得

流淚）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葛也夫，和謝勉奧諾夫·辟希乞克登場：謝勉奧諾夫·辟希乞克穿著輕便質料的，無袖的上衣，和寬大的褲子。葛也夫一進門的時候，就把他的兩手和身體做出打彈子的姿勢）

安得烈芙娜 怎麼打的呢？讓我想一想看……把黃球打到角上去！兩次都打到中間！

葛也夫 把它打到角上的網裏！妹妹，從前我們倆一塊在這個房裏睡覺，可是現在我已經五十一歲了，是不是奇怪得很……

洛帕興 對啦，時間過得快極了。

葛也夫 什麼？

洛帕興 我說時間過得快極了。

葛也夫 這兒有一股麝香草的味兒。

安嫗 我去睡覺了。媽媽，明兒見。（親親她的母親）

安得烈芙娜 我的小寶貝兒。（親親她的手）你回到家裏快活不快活？我怎麼也安靜不了。

安嫗 舅舅，明兒見。

葛也夫 （親親她的臉孔和手）望上帝保佑你。你是多麼像你的母親啊！（對他的妹妹）柳巴，你在地這個年紀，就跟她一個樣兒。

（安嫗伸手給洛帕興和辟希乞克，退場，並且隨手把門關上。）

安得烈芙娜 她累極了。

辟希乞克 路程一定是很長的。

瓦孀（對洛帕興和辟希乞克）先生們，怎麼樣？兩點多了，請便吧。

安得烈芙娜（笑）瓦孀，你還是那個樣兒。（把她拖過去親吻她）等我喝完咖啡，然後我們大家就分手吧。（費爾司把一個墊子放到她的腳下）謝謝你，我的朋友。我喝咖啡喝成了習慣。我

白天跟晚上都喝。謝謝你，我的老朋友。（親親費爾司）

瓦孀 我去瞧瞧是不是行李都給搬來了……（退場）

安得烈芙娜 坐在這兒的真的是我嗎？（笑）我快活得想跳，想揮動我的雙手。（用手掩住她的臉孔）我忽然好像做夢似的！天知道，我愛我的故鄉，愛得不得了；我就不敢打火車窗口往外瞧，只是不斷地哭着。（含淚地）可是，我得喝一喝咖啡。謝謝你，費爾司；謝謝你，我的老朋友！你還活着的時候，我真是高興。

費爾司 前天。

葛也夫 他聽不見了。

洛帕興 我在四點鐘以後，非動身到哈里可夫去不可。多麻煩！我本來想多瞧一瞧你，跟你多聊一回兒……你還是和從前那麼樣漂亮。

辟希乞克（重重地透氣）甚至於更美麗……衣服是巴黎式的……我的馬車上的四個輪子，不